

乐器制作最适合我

——访乐器制作师王庆国

京剧形成后，月琴与胡琴、弦子并称“三大件”。特别是在传统老生、花脸的唱腔中，月琴伴奏已不可或缺，有些戏中还用月琴独奏。

京城有一位以月琴制作精良而著称的制琴师傅叫王庆国。他的制琴作坊坐落在北京宣武区某胡同的一间很普通的平房里。狭小的工作间里，工作台和几台小型机器、未加工的木料占据了很大的空间。门对面的墙上搭着架子，架子上面堆放着半成品的月琴腔体。

王庆国身材高大，言谈话语里透着直率与坦诚。

王庆国告诉我，他从小就喜欢乐器，至今他还依稀记得上小学时，老师留的作文题目：《长大后的心愿》。王庆国在作文里写道：我一生中最大的心愿就是拉小提琴……

如今，王庆国已是50岁的人了，少年时代拉琴的抱负虽然没有实现，但还是把自己的事业定格在与拉琴密不可分的行业——制琴。在国内专业圈里，提起王庆国制作的月琴来，无论是音色还是做工，人们都十分钦佩。

看准市场打造月琴

王庆国的舅舅当年是木工，那时上小学四年级的他常去舅舅家

帮忙干活，跟着舅舅学会了用刨子刮料、用凿子打眼等木工的基本技能，这也为他日后动手制作乐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那时，少年王庆国就萌生了自己动手做乐器的念头。趁舅舅不注意的时候，他把一块色木藏起来，虽然他当时并不知道提琴是用什么材料

制作的。自制的提琴虽然粗糙，可看到自己的乐器能拉响后，王庆国油然升起一种成就感。文革时期，王庆国因为爱好乐器，成为学校宣传队的文艺骨干，他拉过二胡，弹过月琴，后来到通县牛宝屯插队落户，再后来回城从事过许多与乐器演奏、制作毫不沾边的工作，可他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对乐器难以释怀的情结。有一年，王庆国作为京剧票友和几个朋友唱戏，月琴没有人弹，他就抄起月琴弹起来。一位朋友见他月琴弹得不错，建议他买一把好乐器。结果，王庆国走了几家琴行，没有买到合适的月琴，就赌气打算自己动手做一把月琴。后来，他用一个街坊送给他的柳桉木（颜色、分量与红木相似）动手制



作了一把月琴，然后背着这把琴出入于北京各个票房。当他告诉别人月琴是自己做的后，很多人撇着嘴不屑地说：你会做月琴？一位朋友给王庆国引荐了北京京剧院的月琴演奏家尚长贵，想让尚对王庆国的月琴给予鉴定。尚长贵看了这把略显粗糙的月琴后，发现了王庆国的制琴潜质。尚长贵建议他以后别弹月琴了，干脆从事月琴制作算了。当时北京制作月琴的师傅不多，月琴的市场需求量很大。看准了机会，王庆国从此踏上了月琴制作的道路。

当时，王庆国还在北京某学校校办工厂当经理，闲暇之余他就在办公室里制作乐器，后来发展到办公室成了他的制琴作坊。随着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，中国戏曲学院的



与名家练习

乃至全国的专业人士都慕名找王庆国来定购、修理月琴。

当校办厂倒闭后，王庆国为了生计开过出租车，后来因为自己太喜欢维修、制作乐器了，便把出租车卖掉后专事乐器制作与维修。买材料、添置设备，待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他的制琴作坊开张了。除了制作月琴外，京胡、京二胡、秦琴、三弦等京剧伴奏乐器他都做过，但主打产品还是月琴。

用科学的方法制作月琴

王庆国既能弹月琴，又会制作月琴，因此对各地月琴的优缺点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。他发现，南、北方月琴在音色上有差别，如北京制作的月琴，上把位声音好，手指按在面板的品上后，声音就差一些；而南方月琴与之相反。王庆国通过研究南、北方的月琴，吸收它们各自的优点，使自己的月琴达到上、下把位声音的均衡。

王庆国曾尝试过改革月琴，使之像小提琴一样有指板，让品粘贴在指板上而不在面板上出现，结果发出的声音与传统月琴声音大不相同。看来，传统月琴还不能轻易改动，只能在音量、音色的统一上做一些文章。他借鉴小提琴的一些方法，在音梁、音柱上下功夫，在面

板上也加了音梁。在面板上粘接音梁之前，他会用手敲击面板，感受它的震点，感到声音均衡后，再调整音梁，使之处于最佳位置。通过细致慎密的制作，他的月琴下把位的声音更加宽泛均衡。在复手的制作上，王庆国也有别于传统制作方法，采用科学合理的手段，使拴弦的月牙板同样也为月琴的声音起作用。在腔体制作中，他不是按照传统的制作方法让几块木料用鳔胶简单的粘接，而是打出凹槽后镶嵌一块木料粘接，行话叫“粘蛤蟆”，虽然这样做很费功夫，但经过这样的处理，共鸣箱腔体十分牢固。他还采用与传统工艺截然不同的封盖面板、背板的方式，省去了用麻绳缠绕、打楔子等程序。这样制作好的月琴共鸣箱如果用手敲击，会发出手鼓般清脆响亮的声音。

王庆国称，这些经验是他反复试验了十几把琴后才总结出的。王庆国制作的月琴用料讲究，工艺精细，音色干净、声音绵长、甜美，常常供不应求。他告诉我说，过去京剧伴奏乐队里，月琴演奏者手中只有一把月琴，转换调门时比较麻烦；现在月琴演奏者都准备两三把月琴，以适应不同调门的唱腔需

求，因此月琴的需求量也逐渐大了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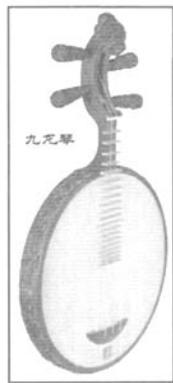
粗制滥造出不来好东西

提高做琴质量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。王庆国自打接触制作乐器这一行业以来，修理过许多月琴，也见过各地一些名家制作的月琴。

“同行不跟你说制琴经验，完全靠自己摸索。”王庆国的制琴经验就是在多年来修琴、制琴中不断摸索总结出来的。他说，制作工艺一定要好，材料也一定要上乘，再加上精心制作，肯定出好东西。“如果单纯为了挣钱，追求效益，粗制滥造，肯定出不来好东西。”

每当专业人士上门买走自己精心制作的乐器，王庆国觉得就像是往外聘闺女，内心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。“可毕竟咱是靠做琴活着啊。”王庆国说，如果是自己特别中意的琴也不愿意出售。王庆国工作室的玻璃柜里展示着一些他制作的京胡、京二胡，最吸引人的就是一把用小叶紫檀制作的月琴。只见月琴框板上浮雕着四条龙，每两条皆为戏珠造型，四个琴轴上雕刻着四条盘龙；月琴如意头上面雕刻着正面的龙头。他取出这把月琴

告诉我说，这把琴名为“九龙琴”。说起制作“九龙琴”的缘由，王庆国说，这是缘于梅葆玖的琴师舒建。当年舒建委托王庆国制作一把有特点的月



琴送给台湾的一位朋友。台湾朋友姓龙，于是王庆国就制作了一把龙琴。不过那把龙琴只在腔体上浮雕着四条龙，四个轴子是象牙材料，琴头上雕刻一个火珠。之后，应许多客户的要求，王庆国相继制作了三把“九龙琴”，最后自己留下一把作为样品珍藏。也有乐器收藏人士欲高价购走这把龙琴，都被王庆国婉拒了。

专业人士争相订购

王庆国称自己没有闲的时候，活儿总是排得满满的，有些应接不暇。今年的大年三十晚上，山东淄博一位发烧友还打来电话要求定制一把高档月琴。王庆国称，现在一个月卯劲干能制做七八把月琴。

王庆国与许多京剧界著名琴师都结为了忘年交，如姜凤山、何顺信、燕守平、尚长贵等。在与这些京剧界名家交往中，他也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对他的乐器制作也有很大的帮助。

现在国内许多京剧院乐队都有王庆国制作的月琴和京二胡，如北京京剧院三个团的乐队、京剧名家张火丁乐队、王荣荣等乐队里的京

二胡、月琴都出自王庆国之手；前国家某领导人手里也有王庆国的秦琴和月琴。能够得到国内诸多专业人士的喜爱和众多名家伴奏乐队的认可，足以说明王庆国制作的京剧伴奏乐器工艺精良、音色优美。每当观看电视戏曲频道，看一些乐队里的人演奏自己制作的乐器时，王庆国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惬意。

干这行必须心里喜欢

王庆国告诉我，他在住家附近新租了一个车间，“现在这里要不开了。”他说，马上就搬过去了。还要添置一些设备。我问他想不想招几个学徒？他说想啊。“不过这行一般人坐不下来，”他戏称：要说痴迷这行的人都是傻子。他坦诚地说，干这行还得从心里喜欢，你要是不喜欢，你也干不下来。

他的制琴木料用的都是高档料：红木、大叶紫檀、小叶紫檀，最次的是花梨木；面板是他亲自去河南兰考选料。王庆国买琴的腔体材料首选原木料，很少买份料。他说，买份料就很难保证琴腔体上是一根树上的料。其实，无论是拉弦乐器的二胡、京二胡，还是弹拨乐器的月琴、秦琴，共鸣箱最好都取自一颗树上的料，这也是许多制琴师的共识。可惜的是，随着制琴木料的匮乏，很多制琴师傅在这方面已不是很讲究了。

制作乐器是一种享受

王庆国从事过许多行业，当年插队时他维修过钟表，做过电工，还维修、组装过电视机，这些技术性极强的行业都是他无师自通的。

返城后他还做过皮衣，当过校办工厂经理，开过出租车。无论从事何种工作，乐器情结始终盘结在他的心头。我问他，从事过如此之多的行业，是否觉得只有制作乐器才最适合你？他说，这话算说对了，只有制作乐器这行最适合我。在生活与事业中，他找到了最适合他自己位置，他是幸福的。

王庆国表示，今后他还打算对月琴进行改革，他认为目前月琴有很多地方不合理，如琴头的样子，拴弦的位置等。他说，如果现在对月琴进行改革，恐怕没有人认可。他希望再过几年以后能够实现自己的改革愿望。

王庆国称自己干乐器制作这一行是越干越上瘾。这是一个把乐器制作当做无尚乐趣的人的真实感受。他说：每当这把琴快完成的时候，那真是一种享受。王庆国所说的这种享受，我想肯定与农人在秋天抚摸着即将成熟的果实一样的那种心境。这种享受，只有辛勤付出的人才会得最深吧。

本刊记者/孟建军

